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二

涇 胡承珙

陳

宛邱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珙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子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枌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

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予爲泛指游蕩之人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

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耶反者非承琪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洸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又慄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慄爲惕古文方言姪惕游也江沅之閒謂戲爲姪或謂之惕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

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
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
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
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
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中央下曰宛與毛傳
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
苑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爲中央高
者以其四方高中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云
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旣言邱上有
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

止之邱但頂上汙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

廣雅釋言
偃仰也

承琪案臧說是也

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窅下始可謂之中如粗中涂中皆是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一邱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

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涇字之誤
說文涇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
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夔說文夔
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
擊缶聲乎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夔其擊鼓
後章坎其承琪案說文訓夔爲舞引詩夔夔舞我段注據韻會引
說文仍作鼓我又士部引詩夔夔舞我則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
此或用三家詩與毛
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
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章缶爲瓦器凡草木瓦石聲多

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卽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值其鷺翮
傳翮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卽下鷺翮故箋申之云翳舞者
所持以指麾承珙案說文羽部云翬樂舞以羽翬自翬其
首以祀星辰也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翬舞者以羽
冒覆頭上義同說文又云翬翬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
而舞翬者舞人所以自蔽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
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
之豈卽鷺羽歟爾雅翬翬也當本作翮翬也毛傳所引蓋
古本不誤

說見王風

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翮雜記作執羽葆故

郭注爾雅云翾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以指麾之具或謂翾爲舞者之蔽翾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時所用故傳以翾翾爲一而王風箋云翾舞者所持謂羽舞也與此箋正互見其義竝非兩岐傳訓值爲持說文值持也卽同毛訓今說文作值措也段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顏注漢書以值爲立蓋疑值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翾自以訓持爲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東門之枌

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

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已
序之以疾書者二萋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
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
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
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
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并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
傳猶不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胃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
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爲男女聚會而賦其
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

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
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爲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耶
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續其麻
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琪案嚴
氏此條專指集傳蓋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
作貽我握椒
據箋當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爲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
云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爲恥詩
人疾其如此故卽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
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

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
原氏朱子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
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續其
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
而末章視爾如莪貽我握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
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首章婆婆其下次章市也
婆婆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言南
方之原既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
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婆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
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婆於國中之

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婆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婆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駸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疊之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子明是他人之言不續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續其麻者也承琪案殷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

案此見浮侈篇

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

婆婆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婆正巫覡之事未

有良家子女而盡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續其麻二句潛
夫之解更自明晰乎承琪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
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
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爲證鄭
諧因之此皆推本之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恆舞
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卽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
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覲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
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
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

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
卽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
前此說非是承琪案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
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卽其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
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
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畱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
畱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
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釋文旦
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鄒初佳反擇也

王音嗟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
字宜從鄭讀承琪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卽
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且于嗟
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旣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
卽以爲屢舞傴僂之傴然於文義亦殊費解自不如箋訓
旦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發意相擇則是
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日鈔云果擇吉日
當日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于差差之言觀也與下章穀
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承琪又案差之
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竝非擇日不煩

改訓

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
承琪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
一國最上之處抑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
爲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
之上頭蓋以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嫺可以居舞列之上
頭耳陳氏稽古編云陰晴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
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承琪又案箋謂擇人亦
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

孔氏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
矣度其鮮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
原字與麻娑韻同他如左傳殷民絜氏之絜步何反漢沛
鄭縣之鄭才何反說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疹周官注曰獻
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漢書音義如淳曰陳宋之
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出入若嬰从般裸从果驪
鼃从單蟠蟠从番之類承琪案王氏詩總聞云原今人猶
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僅據方音未能
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鄘風嗟兮嗟兮釋文七
我反亦與下展絆
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緡索隱音善又音陀高祖功

臣侯表鄆侯蘇林鄆音多說文韮讀若和水經注云蠻麻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竝以鼉與鼃韻此皆元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傳逝往駸數邁行也正義曰駸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駸爲數王肅云駸數績麻之縷也承琪案布八十縷爲綬王肅之意謂傳以駸爲綬之假借耳然上文旣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駸爲數蓋讀爲數罍之數豳風九罍傳綬罍小雅魚麗傳作數罍知綬有數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駸假傳又云駸總中庸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

義然則此傳融數邁行者本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鄭以
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復數也詩曰越
以復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復必非麻縷可知其字雖
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荻傳荻芘芘也爾雅荻蚝蚝郭注今荻葵也謝氏
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琪案廣雅陸疏皆以荻爲
荻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芘芘一名戎葵一名荻
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
草與芘芘異崔氏混荻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
是羅氏又云荻荻葵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

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葦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荻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紫荆毛詩明辨錄又以爲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

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琪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爲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

僖公之謚而配以此詩故改爲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爲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經義述聞曰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因疑衡門爲城門之名承琪案此說非是藝文類聚引劉禎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之衡門此解最明晰若城門乃

往來之衝安得云可以棲遲乎

可以棲遲傳棲遲游息也惠氏古義曰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從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承珙案此特書碑者偶用古文西字耳非必詩本有作西者至婁壽碑

衡門則更與棲遲異字異義

說文遲久也
衡行平易也

漢人以音近

借用王伯厚詩考補遺并引之以爲三家異文恐未必然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案抑風泌彼泉水傳云泉水始出泌然流也此云泌泉水也二傳正相應抑泌字亦當作泌從說文駛流之義

說見抑風

嚴緝云毛以彼泌與此泌字異義

同亦當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
 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
 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泚皆不作泌酈注水經
 觀水篇又云有泌水出漁陰縣旱山然並不引詩則衡門
 之泌非水名審矣實字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立
 為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為泌陽以地有
 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
 樂飢在邑界案此係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
 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釋文樂本又作
 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呂記引釋
 文逸作晚詩本
 有作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下作療

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癩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癩下
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
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癩飢不云樂當爲癩是經
本作癩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本作癩飢矣文選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
本樂皆作癩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
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
也阮氏按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
刻同後加𠩺作癩用鄭義也沈云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
沈而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

樂是正義本卽作癢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駿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癢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癢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爲癢者以樂爲癢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

故也承珙案按勸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
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
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爲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
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
筠軒讀書叢錄云隸釋蔡陽令楊君碑徧徧樂志蔡邕焦
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會皆本於此
盧召弓說非是承珙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
亦足證樂道之言爲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
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亦可發憤忘會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

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療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臺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承琪案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

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有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旣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覲面之辭卽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承琪案水經渠水注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

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琪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爲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爲稱者乎妄陋甚矣

東門之楊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畱他色不冝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廣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旣奠雁而猶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卽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爽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

莫據弃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琪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卽是淫女其說甚是云非真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蓋已不信序之說然序與坊記同乃極言其敝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總以見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舉多所以可刺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

逮秋冬正義曰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
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
時不待秋冬也承琪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爲正
時乃鄭義非毛義也毛意但云楊葉旣盛已非秋冬嫁娶
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
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
如二說略同只此發明興意已足范氏補傳乃云楊葉雖
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惠氏
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陽生華二五皆陽以楊
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

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牁繼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並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

必

箋云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琪案李說是也邶風請期以旭日之旦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而一之此又以牂牁爲三月中者皆自圓其仲春之說然卽二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

沾沾于此數日閒而遂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牁也案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陽
華葉鏘鏘陽一本作楊鏘鏘一本作將將與此東門之楊
其葉牂牁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牂疏云將牂聲相
近詩樛木破斧正月等傳竝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
傳牂牁然盛貌正與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牂開
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牂敦
茂也牂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盛也牂壯也將牂壯竝以
聲近故義同肺疑爲米之假借說文米部云米艸木盛米
米然象形八聲讀若輩又艸部夜艸葉多莛字又作旒此

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

生民在茲旆旆傳旆旆然長也音義亦同何

氏古義謂牂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楊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承琪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傅相正依序說則序在傳前明甚程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傳不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教此詩人忠厚之意觀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

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蒞盟而歆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
年之閒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傅可知經文知而不
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曰已之已字同
謂黜退也正指師傅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在時佗惡
竝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翦手足以安子孫恐無此
理末章顛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
云後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
作序時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弑逆之後也若
在桓公卒後則佗已身爲大逆而尙鰥鰥然追咎于其傳
之不良縱罪魁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尙得謂與春秋

相表裏乎

虞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
謂冀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承珙案佗旣爲弑君之
賊矣則其師傅必皆同惡相濟如商臣之有潘崇何以尙
望其知而去之且卽去之亦不過如司馬之於成濟耳於
佗之惡能解免乎作歌用許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
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以陷於惡竝未嘗以知而不已
爲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旣
立爲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再則曰欲令
佗誅退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傳之訓道

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旣云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則旣弑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絕乎豈於弑君之賊而猶望其晚蓋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因墓門興刺以爲追咎先君較疏義爲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止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荆棘竝不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卽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顛倒思予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濱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

陳之城門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鴟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琪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問上文云昏微遵跡有狄不甯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戎狄之行是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蓋冢

閒可以避兵此墓門亦卽其地故傳以爲幽閒希行也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段懋堂曰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
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承珙案此說非
是箋云誰昔昔也用爾雅文禮記檀弓曰子疇昔之夜注
云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郭注爾雅以誰爲發語辭卽本鄭
注鄭訓昔爲前者與此傳訓昔爲久同久者古也故箋云
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
然諸儒以爲追刺先君者皆泥於此語不知誰昔然矣者
謂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乃感慨之詞非指桓
公之時爲昔至檀弓疇昔之夜不過謂前日之夜若訓昔

爲夕則旣言夕又言夜於文贅矣宣二年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杜注亦以昔爲前日正與下文今日之事相對若必以昔爲夕安見華元殺羊會士必在於夕乎

有鴟萃止傳鴟惡聲之鳥也正義曰鴟一名鵂與梟異梟

二字從校 一名鴟鵂卽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鴟卽

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鴟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八人

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

陳氏稽古編曰梟鴟字異物亦異說文鴟从号

胡到切得聲

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也鴟云鴟鴞鴞梟云不孝鳥

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旄邱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

食母而飛者也鴉者墓門之鴉也所謂惡聲之鳥如班鳩
綠色者也爾雅之鴉鴉郭注既不從巧婦之說而以爲鴉
類當卽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瞻卬之梟
卽爾雅之梟鴉鴉鴉也墓門之鴉幽風之鴉鴉瞻卬之鴉
泮水之飛鴉卽爾雅之鴉鴉也承琪案此說分析梟鴉之
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鴉鴉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
之流離不當爲梟說見
旄邱若鴉鴉則郭注以爲鴉類不誤說
文鴉鴉鴉鴉也是鴉鴉可單稱鴉卽陳風之有鴉魯頌
之飛鴉皆爲惡聲之鳥幽風傳以鴉鴉爲鴉鴉亦係惡鳥
與巧婦名同而實異說見
幽風詩或言鴉或言鴉或言鴉鴉皆

毛詩後箋

卷十二

三

一物也陸疏云鴝大如班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鴝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鴝楚鳩所生此鴝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鴝似鳩而青色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鴝鴝胖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鴝炙故陸云其肉甚美周禮蒼莢氏天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鴝鴝賈疏雖以鴝鴝爲二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鴝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卽賈誼所賦鴝鳥也

歌以詆之釋文詆又作詆音信徐惠倅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詆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詆于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錢氏養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詆爲詆之

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諄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
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諄諄一作訊又
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偪塞忌置爲韻張衡思元
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
義述聞本之謂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
注曰訊或爲訾訊字古讀若諄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
語乃訊申胥說文引作諄申胥莊子徐無鬼篇察士無凌
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
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諄又賈誼傳
立而諄語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

王注一本作許漢書叙傳幽通賦旣許爾以吉象兮文選
許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許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
用許未必盡爲譌字續列女傳引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
止承琪案謂訊當爲許始於詩總聞據龍龕手鑑引詩許
止爲證江氏戴氏始暢其說然如墓門釋文引徐邈息悻
反此在詩本有作許者或卽爲許字作音若小雅莫冑用
訊竝無一本作許而釋文亦載徐息悻反是徐邈已讀訊
如許不始於陸也古人於訊迅等字母書作許達者似从
凡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旁卒子相似之
誤戚氏毛詩證讀曰說文一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

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許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考得說
文凶或从囚宰作臠是凶有宰聲且凶息進切而偁恩洎
約皆从凶得聲此亦可爲訊許聲通之例

成伯璵毛詩指
說引梁簡文云

作好歌以訊之當卽用
此詩亦作訊不作許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
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欸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
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
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閒之
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

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
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
其無閒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珙案爾雅
釋訓怵怵惕惕愛也郭註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
故曰愛也集傳蓋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
怵怵憂勞也此詩怵怵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怵怵也此
因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
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開孟子云爲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
不必定屬男女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此詩首二句毛傳以爲興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爲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義曰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如苕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甃亦以積累而成旨鵲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呂記嚴緝及戴氏續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邛爲邛訓我尤非虞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采苓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甃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邛高邛之地必無苕鵲堂途之閒人所埽除必無瓠甃近方望溪說詩卽用此義承琪

案此詩之爲憂讒卽誰侮子美一語可爲明證毛傳用爾雅侮張誑也說文侮有靡蔽也誑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蓋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苕則俯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督有令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邱中之地有旨鶉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歟誑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不怵怵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蛩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卽此意與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
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爲捍水之
隄夫隄防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
水小則巢卑之說曲爲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
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也

邛有旨若傳邛邱也從來說詩者皆不言邛之所在釋文
邛其恭反竊意邛與郛古字通漢志山陽郡郛成侯國莽
曰告成外戚侯表有邛成侯邛成卽郛成墨子堯葬蚤山
之陰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
當爲告是邛郛穀三字皆聲相近太平寰宇記固陵在宛

邱縣西北三十里高一丈二尺今俗呼爲穀陵此與博物記所云邛地在縣北者合邱陵義同穀陵其卽邛邱歟

邛有旨苕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

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

璣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

承璣案勞疑當

作螢類篇螢卽刀切野豆謂之螢豆或作璠

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緣

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承璣案說文苕艸也卽本毛傳毛

旣以此苕與苕之華異訓自當以陸疏所言苕饒爲是廣

韻云苕菜引詩邛有旨苕與陸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

四句旣皆比讒人則苕鵲二物不應以旨稱之不知經文

四有字皆舉卽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壅蔽者以反興
誰侔于美句竝非以比護人何不可言旨之有

邛有旨鵲傳鵲綬草也爾雅釋草作藹毛詩作鵲者假借
字呂記引董氏曰鵲舊作藹說文引詩亦爲藹承琪案類
篇引詩又作旨藹藹藹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
若陸疏以爲若可生食此云旨鵲亦當爲可食之草今案
旨訓美不必定是味美卽文采可觀亦得爲美據陸疏云
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鵲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

三言名三 卷一 二
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嫵同音了唐石
經倣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
姣人嫵兮承琪案毛詩倣爲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
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
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倣以好又作倣是二字本多通借
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寮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嫵女字也
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閒曰針或謂之嫵蓋假嫵
爲僚耳

舒窈窕兮傳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
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

傳青虬蚴蟻於東箱正義云蚴蟻行動之貌也又騂赤螭
青虬之螭蟻蛻蛻蚴蟻皆與竊糾同卽洛神賦所謂
矯若游龍者也末章舒天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
服麗菁注要紹謂嫋嫋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璿要
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旻要紹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
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合上下觀之則第二章舒優受
兮文例正同釋文云優於久切舒貌玉篇心部云優受舒
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並引詩舒優受兮凡此疊
字形容卽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腰齟齬以善爲妖態
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竊糾之情似於

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綿并爲一義集傳以竊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佼人嫋兮釋文嫋本又作劉同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嫋嫋妖也按勘記云考釋文原本作嫋嫋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嫋都也承珙案此釋文原本誤耳玉篇嫋姣嫋也廣韻嫋妖美皆本埤蒼若彼文嫋作嫋則於詩韻不協釋文何爲引之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戴氏詩考正曰慘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譌爲慘耳燥干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段注云

白華作燥見於許書月出正月抑皆作燥入韻而陸氏三者皆云七感反其憤亂有如此者承琪案隸書偏旁參或作叅與臬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說文操摻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臬不分而脫其一說見鄭風但詩以韻爲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然五經文字云燥千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尙有作燥不誤者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非也言

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觥
拒之辭稽古編曰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
字是諱辭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以株林
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
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
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旣從夏南矣
尙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琪案據箋首章每二
句作一氣讀曰胡爲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非適株林
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
觥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

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詳王肅以爲反覆言之者不作問荅之辭若云君胡爲乎適株林豈爲從夏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爲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卽是從夏南旣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不當以爲靈公觥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觥拒之有故以爲詩人代爲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衷和之戲洩冶一諫而卽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卽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琪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似不宜若是之遠承琪又案襄

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

詩地理考引作南頓誤

縣西南三十里陳

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卽夏氏邑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

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此又在
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犢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
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卽株襄字
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
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
故靈公稅其乘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會于株傳大夫乘駒臧
氏經義雜記曰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
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知此及小雅皇皇者華竝作驕
其作駒者後人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云

維駒作駒本亦作驕以驕爲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

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

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

鑄堂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畧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謂徐疎引詩皎皎白駒則

唐時本已誤矣

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知二詩作駒非也段

懋堂曰驕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驕卽南有喬木

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承琪案箋云

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

此乘字當依經作駕觀正義云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

本作駕字蓋駕者馬在輶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之而往至株野卽說焉而其所自乘者乃驕也故二文駕乘不同君乘馬乘君乘驕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

或朝會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驕蓋株林卽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于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乘駒遂以爲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竝未嘗及孔儀也

澤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蓋刺者刺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佚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而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爲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陽如之何證陽爲予詩考以爲卽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爲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爲夫渠不言與
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
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
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
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承琪案章首言二物而下文
云一入自卽以二物與一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興者蒲
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則有美一入莫
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云正以陂中二物興
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案箋意蓋因序
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爲宣公之

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爲瀆倫孔甯亦稱
公孫甯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
必果合經旨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云如
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
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
本有作茄字者也承璚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爲衣葉芙蓉
以爲裳楊雄則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
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
葉本屬二字爾雅以荷芙渠建首當以芙渠惟葉最先見

故以荷爲大名而後分莖華實根之異

爾雅別有其葉蓮釋文云椒家竝無

此句案無者是也

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荷爲莖則以茄

荷字通詩荷卽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琪案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琪案嚴緝云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牽稱辰彼碩女

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
佚之婦人所宜稱不知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
本作嫵廣雅嫵好也卽用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然正義
云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
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耳太平御覽引韓詩
且儼作且嫵薛君章句曰嫵重頤也淮南子脩務訓顰輔
搖高誘注顰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顰輔在頰則
好注顰輔者頰上皃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睐顰輔承
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顰輔奇身此皆與韓詩嫵義
相近說文嫵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嫵此引詩

者以證其字爲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嬖好也此亦與嬖音近而義同廣雅云嬖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貌也

有蒲與蘭傳蘭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欲改蘭爲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不必然也承琪案此箋是謂傳蘭字當作蓮非改經蘭字爲蓮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此由誤認蘭爲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蘭卽在溱洧之閒不得謂非澤中物也或又疑蘭與夫渠不同

時亦由不知爲澤蘭故耳

蘭說詳見鄭風

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曠魚檢反承琪案曠字當作嫺玉篇嫺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作曠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嫺末本釋文有誤作曠者是也

毛詩後箋卷十二終